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1.003

论海德格尔“诗意栖居”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

——基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文本

尹怀斌

(湖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在海德格尔看来,“四重整体”意味着“四重保护”。人作为“终有一死者”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就是“此在”的“诗意栖居”。“诗意栖居”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存在被遗忘”的生存危机,“此在”要“思及无家可归状态”,在领会存在中达至“四重保护”,进而在“四重保护”中达至“诗意栖居”。“此在”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就必须深入反思文明的本质及其时代问题,必须深入到“保护”的整体性和“栖居”的本质规定性之中,从根本上变革人类自身改变世界的方式,确定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自然界限,为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留下空间。

关键词:四重整体;此在;诗意栖居;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1-0018-07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海德格尔在关于“物”“筑·居·思”^①的讲座及著作中特别关注了“四重整体”(das Geviert)概念,并将其推进到“四重保护”的深层逻辑之中,进而发展了他早先关于“因缘整体性”“拯救大地”的理论观点,“‘人之栖居’便成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天空中颤抖不已的主旋律”^[1]。在关于“栖居”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揭示了人作为“终有一死者”的生命有限性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主张通过“思及无家可归状态”进而思及存在这一“始源性”力量,在“四重保护”中追求“诗意栖居”的生存境界,诗意栖居就是拯救大地,就是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和谐相处、和谐共生。从“因缘整体性先于个别性”到“此在”的“诗意栖居”,海德格尔这一生态审美意蕴以他的存在主义美学思想为根基,批判反思文明之本质、技术之本质、自由之本质,揭示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这种认识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逻辑,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实践要求,具有一定的思想史价值。

一、整体性视野下的“此在”之“栖居”

海德格尔主张构成世界的各存在者是一个整体,存在作为始源性力量创生的各存在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通达,各存在者在世界之内均有其具体位置,这是由世界整体性决定的。海德格尔讲道,“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②‘四方’归于一体”^{[2]162},从其中任何一方,都能思及其他三方,但这还不是对四方之纯一性的思索,“这四方的纯一性称为四重整体”^{[2]163}。由纯一界定的整体,既指相互有别的四方在其源头上的合于一,也指分离运行过程中内在关联上的合于一。纯一即为纯然一体,四方是同源共构共演的一个整体。在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中,天地孕育万物,人栖居于大地之上,期望更好地生存,这便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美学的真义。

收稿日期:2024-04-22

作者简介:尹怀斌(1977—),男,山东潍坊人,法学博士,湖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参见中译本《海德格尔文集》之《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2018年),译者在译注中注明三个概念分别指筑造、栖居、思想。在这三个概念中“栖居”是关键,筑造本然应为了栖居,思及栖居才能理解人类筑造之本质。

^②这里的“天、地、神、人”是对“天空”(der Himmel)、“大地”(die Erde)、“诸神”(die Götlichen)、“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的简译。海德格尔把人称为“终有一死者”是为了强调人生的有限性,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他所谓的“四重整体”中存在。

海德格尔“四方纯一性”意义上的“四重整体”概念,不免牵涉到与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比较^①。在道家思想中,人、地、天、道四大力量最终之法在于遵循自然(本性)，“最终”不是时间逻辑上的“最后”之意,而是指最高根据或始源性根据,即“从何而来”,人、地、天、道因最终遵循自然(本性)而“合一”,所以人这一存在者遵循的最高法则是自然,自然就是合一的最终根据、始源性根据。与“道法自然”思想不同,海德格尔“四重整体”概念所指“四方纯一性”的根据是“存在”,特别强调人要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即显示存在的一切存在者中,人作为“此在”(Dasein)具有特殊的意义,只有人能够追问存在及其意义,人以栖居的方式生存着,在栖居中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以至于从人这一方思及其他三方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②。从“存在”与“人”的关联中理解“四重整体”,就需要克服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弊病。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世界统一性的最大障碍是形而上学,它造成“存在的最极端的被遗忘状态”^{[3]246},也就无法把握住“四方纯一性”意义上的“四重整体”。

人作为“此在”是“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就是“栖居”。栖居作为栖居者的存在,“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2]161-162}。保护意味着“把四重整体保护在其本质之中”^{[2]163},正是由于这种保护,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栖居,“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2]164}。海德格尔以“桥”这一人之筑造物谈到筑造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栖居以及栖居之保护的特征,“作为这一物,桥聚集着四重整体”^{[2]167},“作为保护的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也即在物中”,“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素朴本质”^{[2]173}。人作为“此在”在筑造和栖居中把存在领会为“四重整体”和“四重保护”。

对于我们来说,“四重整体”中对“神”这一方,或者说保护“四重整体”中对“期待诸神”的理解较为困难。一方面,与海德格尔有着天主教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从他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著作中的观点看,“神”与“神

性”意指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希望、期待、憧憬,是对“存在之疏明”的向往,特别是诗歌、艺术、语言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揭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寓所的看护者”^{[4]369}。一个时代是否还有作诗^③的能力,是否还有思想的力量,正是考察这个时代是否精神贫乏、思想贫困^④的尺度所在,诗和思想因追问存在而充满力量,因充满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而摆脱贫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自然之美,皆需通过诗、艺术、思想在领会存在、揭示存在的路向上和过程中才有其可能,而诗意栖居则是美学的归宿。

“四重整体”中人作为终有一死者与作为自然的天、地以及对于美好的向往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分,又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区分和同一是我们理解整体性及世界之内各存在者的关键所在,“同一驱除每一种始终仅仅想把有区别的东西调和为相同的热情”^{[2]209},差异成为共同体和整体性的必要前提,同一不是差异的抹灭、消失,而是维护和保持差异,“同一把区分聚集为一种原始统一性。相反,相同则使之消散于千篇一律的单调统一体中”^{[2]209}。这也就说明了人类文明多元差异共存、交流互鉴共荣的合理性。差异并不意味着冲突,在整体性和共同体意义上,有差异才能有同一,对

①关于海德格尔与老子思想、“四重整体”与“四大”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林子淳的《从比较老庄思想的视角论四重整体与最后之神》(载于《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6期)。

②理解“四重整体”中人这一存在者的特殊意义以及“四方纯一性”中人这一方与其他三方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人作为“此在”是“非主体性的存在者”,思与思想是人的能力,特别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功能及其产物,但不能因其这一能力而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者,思及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消解、克服理性的僭越和思想的自大,“此在”之命运归宿取决于人本身,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和反思自身的能力,当从“四重整体”“四方纯一性”领会存在时人类有所作为就要改变“主客二分”“价值二分”“主体论”“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局限。

③这里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而是专指和赞扬荷尔德林意义上的诗。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也表达思想,哲学也起于情绪。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的诗对于他自己的思想来说是“非此不可的关系”。关于诗与思的关系的进一步阐释可参见其《演讲与论文集》中《人诗意地栖居》一文,诗意背后是思想:现代性问题,思为何不能“诗意栖居”以及如何才能“诗意栖居”。

④这也为我们理解物质贫困提供了价值评价向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精神世界和思想力量支撑的单纯物质生活,再富裕、再丰富的物质财富仍然是物质贫困。人类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资本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技术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和有限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了“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主导下人类社会普遍缺乏共同体精神、美好未来的价值认同。可持续发展将导致未来的物质贫困,从全球来看相对的物质贫困依然存在。

话、交流、互鉴才能共同繁荣进步。

二、“此在”之“诗意栖居”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四重整体”本有的整体性逻辑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被破坏,缺乏“诗意”,陷入“无家可归状态”。人们作为“终有一死者”共在,为了更好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追求美好未来,必须深刻领悟“存在被遗忘”的生存危机、“思及无家可归状态”的紧迫性,在“四重保护”中达至“诗意栖居”。

栖居的本质在于保护,“四重整体”要求“四重保护”。但由现代形而上学、技术、工业推动并支撑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现代性问题,使人们遗忘了存在、失去了本真性,忘却“四重整体”所要求的“四重保护”对于“此在”的本质规定。那么该如何克服困难、走出困境呢?海德格尔提出,只有通过“诗意栖居”,思及栖居的本质,思及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珍惜保护万物,才能拯救“此在”之命运。

人的“栖居”通常被理解为“筑造居所”,“占有住所”使“住有所居”,然而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的意义上,栖居包含筑造和思想两个关键性环节和构成要素,“筑造和思想以各自的方式对栖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两者都归属于栖居,应当相互倾听”^{[2]175},因此,栖居的本质就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住房和居所的问题,缺乏思想的筑造本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栖居。换言之,即使筑造保障了住房和居所,但如果缺乏思想,“此在”仍在危机之中,安身立命也是成问题的。

海德格尔通过辨析他所处时代的住房困难问题,道说了栖居的真正困境。“我们试图沉思栖居的本质。这条道路上的下一个步骤兴许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栖居的状态又如何?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凿凿有据地谈论住房困难。不仅谈谈而已,人们也在出力。人们试图通过筹措住房、促进住房建设、规划整个建筑业,来排除这种困难。不论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2]175}住房困难不等同于栖居困境,住房充裕且人人享有住房也未必等于解决了栖居困难,“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

居”^{[2]176},作为终有一死、生命短暂的人总是面对“栖居的本质”之寻求、学会栖居的问题。然而,人对自己的栖居困境又总是缺乏思考和领会,通常缺乏原则高度地将之降低为住房困难(个人的或群体性的),遮蔽着栖居之本质,筑造与思想未能“相互倾听”,特别表现在“此在”之“思想”未能“思”及存在以领会生存之现实和本质,筑造之人类活动总是处于一种思想的匮乏之中。海德格尔正是将“人还根本没有把真正的栖居困境当作这种困境来思考”概括为“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因此,“无家可归”之“家”就不是筑造之结果的住所、住房、逗留之处、容身之所,“家”在本质上蕴含着“此在”之命运归宿的意思,“无家可归”指的是这一命运归宿之迷茫、不知所措、陷于生存危机之中,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

那么,人思及“无家可归状态”有何意义呢?海德格尔认为,“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然不再是什么不幸了。正确地思之并且好好牢记,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召唤入栖居之中的惟一呼声”^{[2]176},如何响应这种呼声呢?“终有一死者除了努力尽自身力量由自己把栖居带入其本质的丰富性之中”,别无他途,“而当终有一死者根据栖居而筑造并且为了栖居而运思之际,他们就在实现此种努力”^{[2]176}。由此看来,思及这一状态为的是拯救“此在”之命运,从危机中走出来,从忧虑到有所希望。在“四重整体”中,人作为“终有一死者”能够“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自身”即“四重保护”能力,这种能力表明人能够自我拯救。自我拯救的道路就是一条思及无家可归的状态,从而领会和把握栖居本质之丰富性的道路,只有在其丰富性中筑造和思想,才能够自己拯救自己。

“此在”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表现在栖居的本质之中,就是“此在”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那么“诗意栖居”之“诗意”,又赋予栖居何种意义呢?如前所述,海德格尔认为“诗”启发思想、蕴含思想,“只有当诗与思明确地保持在它们的本质的区分之中,诗与思才相遇而同一。同一决不等于相同,同一则是从区分的聚集而来,是有区别的共属一体”^{[2]209},这种“共属一体”的根源在于领会存在。诗与思作为有区别又同一的“此在”的力量共同领会存在,基于“存在之被遗忘”的生存危机,“此在”要思及无家可归的状态,在领会存在中达至“四重保护”,这一生存努

力就是此在命运拯救之道路。

在这条拯救的道路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是我们理解和平、自由、栖居概念及其内在关系的关键。“和平一词意指自由,自由的真正意思是保护。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它贯通栖居的整个范围。”^{[2]161-162}“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一切事物皆有其本己的本质,保护不仅在于防止损害某物,更是使某物自由,以其本然的方式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保护意味着和平、自由,“此在”栖居着就是在保护着一切存在者,在保护中实现和平和自由,在“四重整体”意义上,此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到死亡的本质之中,这是四重保护的内容,也成为了我们理解和平与自由的整体性视域。

三、“诗意栖居”之生态文明意蕴

“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生态哲学领域,为解决环境危机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5],当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很有必要从思想史中挖掘丰富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现代性问题,是人类工业文明、科技革命、社会变迁推动的“进步强制”的本质性和历史性问题。18世纪以来,卢梭的自然主义、康德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逻辑批判,都分别从不同视角揭示和反思了现代性问题,在人与自然现代性关系构建的思考中重新界定和发现自然的价值、人类理性能力的界限、人类解放与自然解放的双重逻辑,为我们理解把握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引发的世界性战争对人类命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战后迅猛的恢复性发展导致世界性环境危机频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时代的焦点问题,是全人类必须正视并采取积极行动予以解决的世界性问题。

在众多忧虑人类命运、拯救地球家园的思想家中,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美学路向中蕴含着理解把握人与自然现代性关系的独特生态哲学构思。从“因缘整体性”“四重整体”和“四重保护”到

“诗意栖居”,海德格尔生态哲学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和诊断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性问题,这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生存变革。“此在”领悟存在并有所作为就必须深入反思人类文明的本质及其时代问题,必须深入到“保护”的整体性和“栖居”的本质规定性之中,从根本上变革人类自身改变世界的方式,确定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自然界,为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留下空间。

海德格尔通过追问技术之本质、栖居之本质、“此在”之生存的本质,揭示了作为终有一死的人与作为芸芸众生之基础的自然之间的内在的本质关联。在“世界之内的一切存在者”,皆归属于“四重整体”,天、地、神、人之间既相互区分又具有同一性,天空、大地、人共同构成了自然界,天地孕育万物,当然也包括人在内,因此人属于自然界,然而唯有人作为“终有一死者”能够承受作为死亡的死亡,有能力思及存在、追问存在之意义,因此人在自然界中又有其特殊位置和使命,人建构属于自己的“文明”形态和社会领域,以自己的方式解释、改造、保护自然界以及自己本身,并在现实生活中渴望和追求着那些美好的事物。

海德格尔特别揭示了“四重整体”在自然性上的同一性,把人作为“此在”规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自由”问题(自由不能仅仅作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上的理解,还应拓展到自然之规定性),在本质上道说了人作为特殊存在者具有保护生命共同体的能力和责任,通过保护并在保护之中才能期待和平、自由、和谐之美好。因此,“四重整体”与生命共同体在本质上所思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构建“怎样的文明形态、实现怎样的发展”的问题。这一努力也正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理解把握现代性问题、诊断治疗现代性问题的体现,其生态审美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其一,文明是人类思想的能力,是“诗意栖居”之本质的实现。思想是对存在的领会,而不是局限于这个(些)或那个(些)存在者的知识、学说,是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保护着“四重整体”。“作为保护的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也即在物中。栖居通过把四重整体的本质带入物中而保护着四重整体”^{[2]164},作为栖居的筑造,包括那种培育、保护生长之物的筑造和建造不生长之物(包括建筑物、手工的和由人劳作而得的一切作品)的筑造,

“终有一死者爱护和保养生长的物,并特别地建立着那些不生长的物。保养和建立就是狭义上的筑造。就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物之中而言,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2]165}。筑造生长之物和不生长之物,在物中“四重整体”之本质得以保藏,把四重整体保护在人类筑造之物中,筑造物就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有思想的筑造也就是人类文明的能力,因此,文明是人类思想在其筑造活动中保护“四重整体”的历史性呈现。

文明体现在筑造中,生态文明体现在因筑造而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包括与生长之物、与不生长之物的关系。把四重整体的本质带入物中,筑造才是保护。生态文明是“此在”思及存在进而思及自然意义上的筑造,是人类保护自然的能力。“芸芸众生的基础乃是自然”^{[3]250-251}，“从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思自然,它意味着存在者之存在。存在作为 *vis primitiv activa* [原始作用力] 成其本质,这是一种开端性的、集万物于自身的力量,它在如此这般聚集之际使每一个存在者归于本身而开放出来”^{[3]251}。从自然之基础、自然之力量,领会存在之本质,让一切存在者按其本质绽开出来,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呈现和实现,是理解海德格尔生态哲学思想的关键,更是存在主义美学的真谛所在。

其二,筑造以技术的方式达成其目的,现代技术之“集置”(Gestell)自然的本质成为理解和建构生态文明的突出问题。不能从肤浅的意义上理解技术之本质,即技术是工具、手段,是中性的,“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乃是一种解蔽方式(甚至是决定性的解蔽方式)”^{[2]113}。从遮蔽到无蔽的解蔽方式,技术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和标识,意味着它照亮了黑暗,让事物之本质得以显露出来,然而现代技术作为技术又有什么不同呢?“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解蔽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但这种解蔽并不把自身展开于创作、美的艺术^①意义上的产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15}现代技术是促逼,是掠夺,是榨取,是贮备,以服务于人类为自身利益而设定的目的。现代技术之解蔽造成“诗意栖居”之缺乏,筑造已不再是栖居意义上的保护,思及存在处于危机之中,因此,就需要解蔽之解蔽,从现代技术之问题紧迫性走向无蔽之敞开状态的道路,就是生态文明的道路。从

“逼死自然”到“拯救自然”进而“拯救人类”,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思及存在并有所作为的体现,也是存在主义美学的终极所在。

由此一来,文明的力量又展现在人类变革自身以再次解蔽之进程中,生态文明的概念、理念之所以出现较晚,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技术支撑的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危机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问题的积累、长期的遮蔽必将唤醒再次解蔽的到来。现代技术作为促逼自然的解蔽方式,必然会订置自然、集置(座架)自然,海德格尔在他所处的时代用“建造”一词表达“不生长之物的筑造”,以区别于“培育、保养生长之物的筑造”。然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竟然开始敢于“建造”生长之物,比如现代“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把本来或从自然意义上只需人类培育和保养的生长之物纳入其建造的范围,自然的命运、人的自然属性在现代技术面前已经岌岌可危。“自然的报复”是沉默的底线,对自然的伤害就是对人类自身的伤害,期待美好未来的人类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以生态文明这一新文明形态解蔽现代性问题,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人类自身,进而理解到底追求何种现代性,走出现代技术招致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性进程中找到“‘诗意的栖居’这一返乡之途”^[6]。

其三,“此在”作为有限存在者“向死而生”蕴含着人类珍惜自然与体悟生命意义相统一的生存观照。追求现代性,却无法把握住现代性的本质,存在之真理的显现始终是一个时代性问题。现代性启蒙思想的支柱是现代形而上学,它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影响下,“存在被遗忘”,“此在”作为有限存在者面对“终有一死”的生存体验,将自己的本质“淹没”在本应保藏“四重整体”的“物”中,物、筑造、栖居之本质被遮蔽,只剩下缺乏思想的谋制,以及由此谋制所统治和破坏了的自然。人类生存空间被形而上学地抽象为自己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只为了满足特定的有限存在者的特定利益,生态空间被占领、挤压着。人类缺乏对三种空间的时间性和同一性的领会把握。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了“此在”“向死而生”的重要意义,珍惜自然、保护生态是

^①此处笔者用“创作、美的艺术”代替了汉译本(《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本2018年版)中相应的希腊文的表述。

“此在”思及存在的生存观照。

人类从事生产和劳作,以创作艺术之美的方式进行筑造活动,保护、关怀自然,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于一体,过一种节约简单、返璞归真的生活。“向死而生”不是面向死亡时的价值虚无、忧虑恐惧,而是“终有一死者”领会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启发,个体之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瞬间逗留,人类整体生命的存在相对于浩渺宇宙的渺小短暂,如此这般地反复思索,就必定能够领会存在的意义并有所作为,这种有限存在的“生”的意义就被不断揭示出来,“此在”由此逐渐学会了认识自己、认识自然。

其四,生态文明不是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历史性建构,是人类现代化本质的解蔽方式。技术使“上手之物”成为可能,现代技术则在集置自然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的谋制的力量,属于现代文明范畴的那些人类谋制的“成果”使人类远离了自身的自然尺度,从而构建起一种以自我为基础和中心的形而上学,“对于人力求把自己以及可订置的存料生产出来的意志而言,人是从这个被他的谋制弄得畸形了的大地/地球中取得尺度的”^{[7]229}。人的谋制不仅使人和自然各自都变得畸形,而且也使两者的关系成为畸形,隐匿了各自的及其关联性的本质。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从根本上涉及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人的谋制的现代性问题,包括其生产生活方式状态及其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而绝非仅仅针对自然的形而上学解释。因此,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把人规定为自然的一部分,还是远远不够的。结合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及其时代境遇,考察人与自然的区分、差异就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人类是如何疏远自然、脱离自然的?为何把依赖于自然而生存的原理置于统治自然的逻辑之下?人类文明进程如何助长了这一逻辑^①?

海德格尔将人类现代性问题归结为“诗意之缺失”,“技术时代经验到规定其自身的集置之权力,并且展现出‘缺失’在其中如何占据支配,那么救赎者的地带就作为可开放参与之物,被分派给人类的此在了”^{[7]242}。以资本、现代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形而上学遮蔽着栖居之本质,“此在”洞察技术时代、资本世界之诗意的缺失,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踏上可能得以拯救的道路。因此,从“诗意缺失”到“诗意栖居”,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从这一意义上理解,生态文明就是对自然、劳动、资本、技术等现实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与重构,就是对上述要素联结于其中的人类社会谋制(制度政策、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人类现代化本质的解蔽方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由此,海德格尔生态审美思想的本质是反思批判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历史性实践关系,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在这一关系上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生态审美思想的目的是构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进而重塑人类文明能力。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应当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真正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必须重新面对自然,自然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类生存实践中的相互关联及其作用方式,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完成解蔽的任务。人类文明之谋制必须从其造成的畸形的地球家园中反思“问题之本质”,进而启蒙和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海德格尔从他所处的时代关注“诗意栖居”、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哲思,不可能就当今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性问题给出直接的、具体的答案,或者说给予全人类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应用性指导,但他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上的独特理解以及对导致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键问题的批判性审视,对我们以丰富视角把握人类文明能力及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命运选择,具有一定价值意义。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他对技术本质的分析和现代技术强势的批判,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需要特别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诗意栖居如何在资本逻辑、进步强制、现代形而上学主导的现代性历史趋势中找到实现路径,

^①人类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促成性因素,一是资本,二是现代科技,而支撑这两者的思想基础是现代形而上学。海德格尔之所以批判现代形而上学,是因为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是“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资本、现代科技将人类带入工业时代、世界市场之中,两者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完成了它们的形而上学,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资本统治了劳动、自然,现代科技促逼、集置自然;资本运用现代技术强化了它对人的劳动、自然的统治;资本支配下的劳动所创造之物已不再保藏四重整体,更谈不上四重保护,人与自己的劳动、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对立,导致自然和人的双重被奴役。

真正能够推动这一变革的力量从何而来、如何形成,从而使人类有“家”可归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亟待寻求正确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余平.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8.

- [4]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钟毓书.“拯救大地”理论的内在逻辑、局限性与改进思路[J].社会科学战线,2022(7).
[6]赵静蓉.诗意栖居的本真性——论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返乡之途”[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7]海德格尔.从思想的经验而来[M].孙周兴,杨光,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On the Implic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Heidegger's Thought of “Poetic Inhabitation” : On the Basis of His Late Thought Texts

YIN Huaibin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College ,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In Heidegger's opinion, “quadruple entirety” means “quadruple protection”. Human being, as the ultimate deceased, should understand existence and do something, which is “poetic inhabitation” of “existence”. The modernity problem that “poetic inhabitation” faces is the survival crisis of “existence being forgotten”. “Existenc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homeless state”, achieve “quadruple protection” in understanding being there, and further reach “poetic inhabitation”. Existence's understanding being there and doing something must go deep in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times' problem, and the integrity of “protection” and the essential regulation of “inhabitation”, fundamentally transforming the way of human beings changing the world, and determining the natural limits of human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making room for nature in which human beings live.

Key words: quadruple entirety; existence; poetic inhabit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